主编/冯朝晖 责编/郭晓蓉 校对/张宸 美编/焦九菊
电话：(010)84078838—6182 本版邮箱：wwbbaohu@163.com
2024 年 9 月 20 日

生态保护 科学传承 历史文化名村重焕生机

李娴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散布着许多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村落，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见证。它们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民间传统和地域特色，是研究中国历史、建筑和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料库。河北省井陉县于家村，就是这一历史文化瑰宝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井陉，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部的晋冀交界处，素有“太行八陉之第五陉，天下九塞之第六塞”之美誉。2005年，井陉县入选中国首批“千年古县”，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1100余处；有中国传统村落48个，是首个“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区”；有5个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中于家村在2007年获批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是县内首个得此称号的村落。早在2001年，该村就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于家村建筑群以石头建筑为主，因而也被称为“于家石头村”，以其独特的明清建筑风格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更多的人关注和探访。

于家村全貌 何克宁/摄

古陉于家，石头王国

于家村，深藏太行山麓，历经几百年风雨仍维持原貌，彰显着古朴村落的完整性。这里的石楼石巷承载着明清的沧桑岁月，独特的石头文化华北罕见，令人瞩目。于家村与明代政治家、民族英雄于谦有着深厚的渊源。据载，于家村为于谦直系后裔的居住地，于谦长孙于有道及其三弟于南道为避难，于明朝成化年间携全家藏匿于此，并在此繁衍生息。现全村95%以上为于氏族人，传承自于谦的淳朴民风和英雄气概，是于家村文化的灵魂所在。此外，晋剧、拉花等传统艺术以及抿须儿等美味小吃，共同构成了于家村独特的地域乡土文化，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领略这份古韵与风味，体验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魅力。

于家村作为一座年代久远的古村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是古建筑研究的重要标本。这里的建筑群凝聚了古人的智慧和匠心，它们经历了岁月的洗礼，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成为连接历史时空的桥梁。

于家村的东大门——清凉阁，展现了卓越的艺术魅力，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这座古建筑设计精巧，结构严谨，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工匠们的精湛技艺。清凉阁由三层组成，因为其石墙石壁、石梁石柱、石阶石栏、石门石窗、石鼎石案、石榻石龛、石磬石匾，均为石头搭建，所以又称石头阁。石头阁顶层为砖木结构，上挂扇形鎏金匾，上书“清凉阁”三个大字，南侧嵌有石雕龙头。清凉阁的装饰艺术也极为丰富，彩绘、木雕等技法的运用，使得整座建筑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极具艺术之美。无论是雕刻精美的檐角，还是富有韵律的斗拱，都展现出古人对于建筑艺术的极致追求。“一块石头一根柱，一块石头一匹梁，一块石头一房顶，一块石头一堵墙”是当地百姓对它的形容，极具观赏和文物价值。

修旧如旧，生态保护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于家村积极对本村进行深入研究与细致规划。在专家的指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对全村上百处古民居进行了认真挖掘、搜集和整理，以做到心中有数，让保护工作有的放矢，确保其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双向努力之下，于家村才得以更好展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一是加强整体风貌的维护。在于家村的规划中，首要任务是确保整体风貌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相融，使村落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同时，村庄在重建和新建建筑时，注重与原有古村落风格保持一致，延续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保护“石头王国”的独特风貌。此外，于家村还着重抓好不协调建筑的整治工作，对于新式建筑和残破老建筑进行更新改造，确保新建建筑的屋顶和外立面符合传统式样，内部则采用现代化装修以适应现代生活需求。通过这些举措，于家村在保护历史风貌的同时，也诠释了其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和谐共融的独到理解。

二是强调重点传统建筑的提升。在保护古村落的过程中，于家村特别重视古祠堂、古庙宇、古戏楼等公共传统建筑的维护与修缮，这些建筑不仅是丰富历史文化的载体，也是村落精神文化的象征。同时，月门院、双门院、葡萄院等重点民居和院落也被纳入保护和修缮的范围内，以保留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内涵。

三是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六街七巷十八胡同的传统格局。首先关注交通路网的建设，外围修建了宽敞的交通道路，内部则恢复了传统的石头路面，保持了古村落的历史风貌。在电力通信方面，进行了线路的调整和升级，确保村落内的通讯畅通无阻。在上下水改造上，于家村结合自身古井众多的特点，利用雨水收集系统推进改造工作，既保护了古井，又实现了自然排水和生活污水的净化。此外，村中还特别打造出拥有六个戏台的休闲广场，为村民和游客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使村落在传统韵味中迸发现代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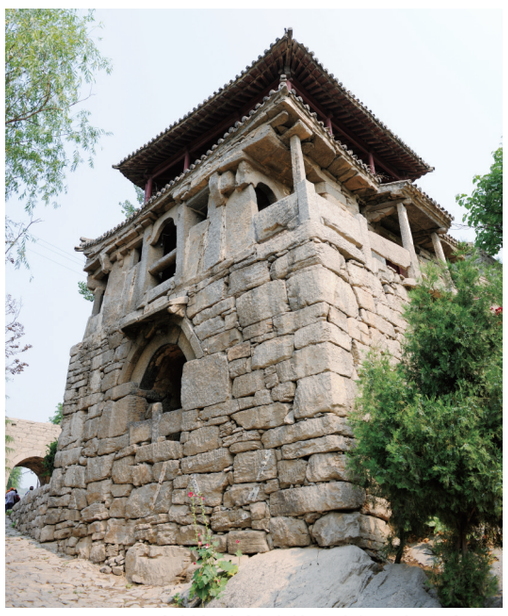
在古村落维修中，于家村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优先使用旧材料，辅以与之风格协调的新材料，确保修葺后的建筑保持原汁原味。沿街建筑得到整饬和更新，既满足了现代生活的需求，又保留了古韵。村落中的建筑屋顶并非完全统一，而是兼具平顶与坡顶，更好地保留和传承了于家村独特的建筑文化，同时，新建石房沿街布局，形成连续的界面。此外，于家村鼓励居民开设院门，让门窗面向街道，院墙和院门均采用传统小青瓦坡顶样式。这些措施保留了古村落的风貌，同时提升了居住环境和游客体验。

科学传承，合理利用

在乡村振兴路上，于家村焕发独特魅力。村民共绘发展蓝图，在修缮老屋之余，也新建了博物馆与茶舍，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招贤纳士，引入资源，共促繁荣，如今，于家村成为旅游胜地，生机勃勃。它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为核心，让古村落重焕生机。精心规划与多元发展使村民生活质量大大提升，游客慕名而来，于家村逐渐蜕变为集历史、文化、旅游于一体的魅力乡村。

一是唤醒空屋。于家村积极唤醒空置老屋，历经沧桑的老屋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焕发新生。被唤醒的老屋古朴而宜居，既保留了传统建筑风格，又融入了现代生活元素。如今，修缮后的老屋不仅是村民的家园，也是游子一腔乡愁的栖息地，更是传统文化的展示空间。此举不仅提升了村民生活质量，更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为于家村的振兴注入新动力。村民们始终怀有对历史文化的尊重，积极参与保护和利用老屋的工作，让古朴的于家村重焕新生。

二是注入灵魂。于家村精心规划，为村庄注入灵魂。博物馆保存并展示了于家村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艺术，让游客得以深入体验这片土地的魅力。茶舍成为休闲交流之地，村民和游客在茶香中畅谈古今。特色民宿则为游客亲身感受当地生活提供了场地，置身其中，仿佛穿越回了古老村落。这些举措让于家村焕发新活力，成为一个充满灵魂和生机的旅游目的地。


于家村标志性建筑清凉阁 何克宁/摄

三是招贤纳士。为了推动村庄的持续发展，于家村积极引入各类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为村庄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市场资源。同时，于家村也广泛吸引有才华、有抱负的人才加入。如今，于家村已成为众多企业和人才争相汇聚的热土，各方一道推动着村庄的繁荣与进步。

四是恢复生机。于家村依托其独特的古村落格局，规划了以清凉阁、真武庙、于氏宗祠、石头博物馆、特色步行街和观音阁等特色建筑为节点的游览线路。主要游览线路总长1060米，在此基础上开辟了深入典型院落的1580米的次要游线，让游客得以全面体验古村落的风貌，感受自然与人工建筑的和谐融合。此外，于家村还开辟了山体景观游览线路，让游客登高望远，俯瞰村落全貌。

因村庄紧邻风景秀丽的“天路”，于家村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发展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博物馆、茶舍、民宿等，吸引了大量游客，为村民创造了大批就业岗位。如今，于家村已是太行天路沿线的亮点，成为诸多影视拍摄的取景地和学生写生地。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井陉县于家村在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中秉承着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将保护与利用有机结合，让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在这座传统村落中焕发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

文物保护修复底层逻辑溯端

叶琳 黄婧

作为文物保护修复的对象，文物是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集合体，即物理存在和意向代表的复合体。而一般意义上，由于文物经过历史沧桑而留存至今，我们要确保文物的存在自然而然就是第一要务，而保证文物存在的前提即是文物自身构成材料本身的存在。对于文物的历史研究而言，物理存在的材质只是最基础的历史留存，而根植于材料上所体现出的各种表现形式的价值信息，如历史价值（“纪念碑”见证）、艺术价值（美学形制风格）、科学价值（制造工艺技术）、经济价值（成本控制理念）和社会价值（契约关系实物），则越来越被文物保护修复者所重视。文物保护修复从业者们，应该对文物保护底层逻辑来源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大历史进程的变迁

处于各个时代的修复从业者，都会赋予自己一种所处时代背景下的使命感。可以理解为每一位修复者，都在用自己所知的技术、材料、能力、经验等，来实现存在物价值最大化再现的最优解，譬如日常所见的机械修理、衣物缝补。这种基于不同领域之内竭尽所能完成的完美杰作，应该是每一个从业者的价值体现。同时，从业者也会从自身经历中，不断完善和巩固各自所知所得，直至由经验归纳为理论，并不断推广和流传下去，这个过程如同各个思想交融时代的认知爆发一样铺展开来，直至经过社会大众审美的筛选，确立获得时代认可的标准。

对于文物保护修复者而言，一直存在着最为底层的理念逻辑，即对外形的完美追求。深究这种朴素意识的根源，可以理解为对破碎和流失岁月的不容忍，说到底则是建立在从业者自信、自立以及自我满足（包含精神或经济的富足）之上的具体体现。譬如欧洲17世纪的保护修复只是要补齐、矫正，目的就是为了好看，要完整。

随着时代进步，人们对于全历史的包容愈加珍重，即认识到“所有发生的历史都是历史”以及“个人的干预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时，文物保护修复者已将留存至当下状态的文物永远“定格”的思想逐步化作“预防性保护”的理念。这种“预防性保护”并不是将技术问题甚至伦理问题遗留给后人的逃避，而是更多地褪去“历史干预者”的身份，将完整的“旧历史”或者“有明显区别旧历史和当代史”的真实存在，传递给后代，从而避免给后代带去混淆和困惑。譬如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修复标准强调原真性，技术本身可以做到好看、完美，但已经不是必要，开始关注可识别性和坚持真实性。

个人的积累与时代的发展

即便大历史进程在不断发展，但每一项文物保护修复的落地，依旧是受制于个人“信息茧房”的容量。虽然“信息茧房”的大小取决于个人的智慧程度、受教育程度、社会经历、从业经验、生长环境，但都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即经济越发达，人员、设备、技术都能得到不断进阶升级，解决之前不能解决的难题，或者提炼之前受技术条件限制而忽视的价值信息。然而能跳脱出现有条件限制或者能不断扩展“信息茧房”的从业者只是少数。

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审美的提升，可应用技术手段的丰富以及对于效果和效率的追求，必然会促进旧有传统技艺的不断迭代更新，无论走在科技应用前列的或局限于传统工艺，区别的仅仅是不同小区域内经济基础所带来的差异，依旧处在同一个时代的发展框架之内。

针对不同质地、不同器型、不同目的，保护到什么程度、修复到什么样式，是实施每项文物保护工作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但既不能停留于当下讨论而耽误经不起等待的文物“救命”，又不能一刀切“短平快”地完成“以新代旧”“以仿代真”的外貌逼真，这其中需要因地制宜研究的边界和分寸感，还涉及施工进度的限制，似乎有违材料老化的基本规律。当前以数字化为先导的数据采集的普及已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数字化终归不是文物本体和实体，只能是留取记录的一种方式罢了。

机遇与挑战

我国文物保护修复行业发展迅猛，对于传统技艺传承者、入行多年或者新入行者都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和困惑，需要一定时间来消解。时代为文物保护修复行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在基本原则的框架下，建立科学的方法论和技术体系。如何实现只干预文物的保存史而不改变文物的制作史，或许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探求之路。

（作者单位：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都灵大学）

『携铜』创新：安徽铜陵矿冶遗产保护与利用之路

张洁

长江中下游的成矿带横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矿带富含铜、铁、钨、锡等资源。安徽铜陵地处成矿带的中段。目前的考古调查和已发掘的资料显示，铜陵地区的铜矿开采、青铜冶炼活动肇始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勃兴于春秋战国时期，鼎盛于汉唐，衰落于北宋，至明代基本停止，延续时间达2000多年未曾中断。新中国成立后，铜陵的铜工业继承并发展了古代铜产业的辉煌，依靠高精尖技术谱写着我国铜工业新时代华章，一度成为最大的铜开采和冶炼生产基地，为我国经济发展做了突出贡献。铜陵市境内河流有长江、夹江、顺安新河、黄浒河、大通河等，水陆交通发达。以铜著称的铜陵拥有丰富的铜工业遗产资源，储存量巨大的矿产资源、古今连续的铜工业、发达的水路交通，造就了这座因铜得名、以铜而兴、文物资源丰富的中国古铜都。

铜陵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秉承“古朴厚重、熔旧铸新、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铜都精神，千年铜都古韵新风，生机焕发。

以古朴厚重的历史智慧探寻铜都文化之源

铜陵作为我国青铜文明发源地之一，数量众多的古矿冶遗址讲述了这片地域铜文化起源之早、铜文明之发达的史实。

铜陵有先秦时期领先的冶铜技术遗址——汤家墩遗址、师姑墩遗址。人类在生产力发展的历程中，先使用稀少的自然铜，之后采冶浅层的、易熔炼的氧化铜矿。随着合金铜使用量的增加，蕴藏量较小的氧化铜矿供不应求，古代工匠必然会采掘铜矿深部的硫化铜矿。硫化铜矿冶炼难度大，矿石需精选、长时间焙烧才能入炉熔炼。冶炼硫化铜矿是人类炼铜技术达到更高水平的一个标志，是矿冶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事件。冶炼硫化铜有“硫化矿-铜”和“硫化矿-冰铜-铜”两种工艺。经科技考古技术分析，铜陵地区的汤家墩遗址使用高品位硫化铜矿直接还原铜的方法。师姑墩遗址是铜陵境内始于夏代的、内涵丰富的冶铸遗址，该遗址采取低品位硫化铜焙烧成冰铜，再经过焙烧、提炼工序提高冰铜品位，最后还原炼出铜的复杂工艺。师姑墩遗址发现夏商至春秋时期房址、灰坑、水井、柱洞等，出土浇铸工具陶范、石范，炉壁残块，冶铸废料铜渣、残铜块等遗物，浇筑成品多为农具及小件武器，表明铜陵地区在这一时期已经具备完整的铜生产环节。师姑墩遗址的发现将皖南沿江地区铜冶铸时间提前到中原二里头文化晚期。

铜陵有产量巨大的采冶遗址——罗家村大炼渣遗址，该遗址使用年代为汉至唐、宋。罗家村大炼渣遗址的地表炼渣分布较集中。根据现有考古材料保守估计，铜陵现存炼渣约200万吨，以1:15的产出比计算，约有13万吨铜料产出，由此可知铜陵在古代已是铜产量巨大的生产地。

铜陵有成熟先进的采铜技术遗址——金牛洞采铜遗址，开采时代下限不晚于西汉时期，采铜所开的平井、竖井、斜井均在铜富集区的矿体内。出土遗物除了铜凿、木铲、铁锤、竹筐、木桶等工具，还发现巷道内随自然地形搭建的木质框架式支护，合理、科学的支撑结构最大程度地保证井内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诸如以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考古发现在铜陵及整个皖南沿江地区不胜枚举，这些不争的事实都证明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奠定、厚积了铜陵古铜都的铜文化之源。

以立体多面的保护措施助力铜都城市转型

这座3000多年的古铜都在近代工业发展中以铜立市，形成了高度发达的铜工业体系。随着铜资源的开发，铜陵已成为典型的工业依赖型城市，并于2009年进入资源枯竭型城市行列，经济发展转型是必然趋势。

基于得天独厚的矿冶遗址资源，当地政府从保护与利用工业文化遗产角度出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宗旨，按国际准则《下塔吉尔宪章》、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无锡建议》要求，积极探索并出台符合地方特色的保护法规、规划与工作方案，2011年颁布《安徽省铜陵市大铜官山公园概念性规划（2006-2030）》，提出铜陵大铜官山矿冶遗址的整体保护蓝图，形成对遗址中的矿井坑道进行保护修复、构建地下空间体系、建造矿坑遗址特色博物馆等意见和措施。2015年制定《铜陵市历史建筑与工业遗产保护规划》并于2018年3月通过评审，明确了工业遗产建筑的价值特征、保护范围等。2017年颁布《铜陵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并于2018年1月1日施行，从执法层面规范铜陵地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行为。2021年7月制定并公布《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打造“生活秀带”工作方案》，有效推进铜陵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并为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探明新路径。大工山-凤凰山铜矿工业遗址跨南陵、铜陵两地，2021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大遗址名单；同时，铜陵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文物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听取采纳多方专家建议，结合“考古中国”项目和《“十四五”专项规划》，积极为凤凰山铜矿遗址的考古发掘、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等工作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持和帮助。

以上法规、规划、工作方案从多方面保障铜陵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以科学性、原真性、整体性、多样性原则进行。相关系统性的法规、规划、工作方案的出台说明铜陵已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实现铜文化和经济的协同发展，卓有成效的保护措施彰显了“敢为人先”的铜都精神，也为我国其他工业依赖型城市的转型提供借鉴。

以行之有效的活化利用推动铜都经济发展

铜陵最突出的特色是3000余年赓续延绵的浓厚青铜文化。铜陵地区的古矿冶遗址规模盛大、数量繁多，铜都文化宛若璀璨星光闪烁，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唐代李白，北宋王安石、梅尧臣、苏轼，南宋王十朋，元代贡奎，明代汤显祖、清代刘大魁等文化名人不吝赞美之词，纷纷述说着铜陵令人神往的大美山河和铜陵地区蔚为壮观的炼铜盛景，诸多千古佳作是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千年铜都”最有说服力的见证。

新时代，铜陵市政府在繁荣的铜文化沃土上，以国家政策为导向，立足本地发展趋势，以“熔旧铸新”的精神态势，努力探索出一条“以铜为媒，以文促经”的发展道路。1992年第一届中国青铜博览会在铜陵开幕，这是国内第一次以铜文化为主题的盛会，此后陆续举办的十二届博览会将铜都文化、经济、旅游、商贸融为一体。以博览会为契机，当地政府还成立了“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会”“铜陵市铜文化研究会”，出版《青铜文化研究》9辑，铜文化的学术研讨与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以铜立市的铜陵具有独特的铜文化性格，当地政府以“一方水土”为审美标准，陆续建成百余座风格迥异、主题鲜明的大型铜雕塑，优秀的铜雕作品在铜陵百花齐放，增强了市民的铜文化自信，推动铜陵逐步成为具有独立性格的雕塑名城。

铜陵围绕本地自然、文物遗产、文化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工业遗产旅游线路，如金牛洞古采矿遗址-罗家村大炼渣-金隆铜业有限公司或金昌冶炼厂（现代化铜冶生产线）-金蜗牛铜工艺品厂-铜商品市场-城市铜雕-铜都景观大道。工业遗产游是较新颖的旅游方式，同时具有休闲娱乐与探索求知特色，铜陵工业游可让人们读懂千年铜都的历史发展脉络。

铜陵地区的古矿冶遗址是“千年铜都”的核心内涵，当地政府在科学保护古遗址的前提下，以自强不息的铜都精神探索文物、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的活化利用之路，拉动产业升级、带动经济发展，千年铜都华丽转身。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学院）